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1674.33
764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44913
1册

唐一庵先生年譜

蘇豐田撰

蘇州府學教授

函 1 册 書号 44913

唐一庵先生年譜

麟州學藏

御一函決半平齋

淑豐甲寅夏重識

咸豐甲寅夏重鐫

唐一庵先生年譜

湖州府學藏板

唐一庵先生年譜



唐一庵先生年譜

唐一庵先生年譜

湖州府學藏板

唐一庵先生像從峴山
十五老人圖摹出



象

官不五旬集成卅種遊甘泉門接姚
江踵曰討真心發矇決壅言未大醇
詣臻沉勇我拜公堂瞻之神竦我輯
公文讀之語重道貌粹然士林推奉木
鐘木鐘聞聲昂聳

許正綬謹題



序

兩間內祇此一道理古今來祇此一歲時人心中祇此一精誠但
得一明眼人覷定不放將此一片精誠副此一箇道理無些子夾
雜無些子間斷無些子欠闕便是不錯過光陰便是不虛生一世
雖同此百年之歲時實有不可同年而語者此唐一庵先生之年
不可不譜也先生之年譜作而歲時攷焉精誠著焉道理昭焉則
生乎先生之後者皆可蹶然思奮矣雖然先生之年譜出門下省
垣公李諱樂之手與文集並垂有年經兵燹殘缺賢裔歸安庠生
漪蘭暨棧者學篤行優克繩祖武慨然思有以縷之而未逮居嘗

跼蹐瑾因慰勉之曰宇宙多少缺陷事卻被從前大聖大賢陸續
做去漸次美備人生祇恐志昏識陋認道理不真精誠誤用歲時
碌碌耳如果認得真齷得定不與走利如鶩者同朽腐則凡天地
不了事皆將有以了之而況乎整理家學補綴先生之斷簡乎嘗
攷之鼎銘曰顯揚先祖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而可不
務耶兩兄瞿然曰唯唯敢不晨夜展力以求殫厥事瑾復廣之曰
以先生之精誠荷兩問之道理道理既不可磨精誠決不可泯天
既爲之篤生賢明如兩兄必非無意於先生者兩兄既刻處先生
於意中先生之精誠自必感通於意外卽如兩兄鼓勇新既圮之

木鐘堂而迫於力龍風忽拔大拱之墓木以協之非明徵歟兩兄
於是快然於心命瑾撰呈稿達當事更爲文告通族爲祠宇文集
計未幾而歸安祭酒王先生已手訂先生年譜一帙召兩兄授劄
劄更念先生家世一鐙膏火不繼毅然捐俸入以務刻期告竣且
將力圖次及文集之缺失者兩兄固辭不得因感奮曰噫嘻是卽
子之所謂意外者歟瑾曰然然以學師言之固爲意外以先生言
之仍然意中事也膠庠方閒散祿薄窮年矻矻每慮不贍其私凡
所欲營而心不給者何可悉數則是役也萬萬無所望然而義形
於色斷然無所回惑是非認得道理真如先生不誤用精誠如先

生不虛度歲時如先生安能卓絕如此是唐先生與王先生身世雖殊而先後之道揆則一也又烏可謂之意外耶總之天地間有所缺陷則必有所成就缺陷者成就之資也故洪水方割舜禹慘淡之而不辭楊墨充塞適足為孟子闢除難耳則是一庵先生之文集殘而為王先生地者不既多乎雖然王先生自涖任以來葺宮廡理學舍凡頽垣摧桷碑亭遺蹟無不維新而丹雘之且議重建倫堂經營圖度已再易寒暑事雖有待然落成可必茲以公餘力成是舉其於兩間事可謂惟日不足者也其所成就甯止此哉謹謬蒙王先生之見知兩兄之推重將有互相校訂文集之舉敢

無一言以紀其實謹跋 肯

康熙戊申重九日後學繡水宋瑾拜題於茗上根心堂

無一言以辨其真偽也

序

學聖人之道不爲頓屈之辯崖略之行有所漸濡摩切以自束于
道德仁義之中而安驅以至于大賢之域惟其恒而已矣天之所
以恒動地之所以恒靜幹維之所以恒固陰陽之所以恒周皆是
物也易繫雷風恒而取象于剛柔相應立不易方君子觀乎此是
故循乎歲月陶冶之功以盡乎精深久大之用守乎飲食居室之
常以極乎經綸事爲之廣孳孳矻矻劇大攻堅以至終老而靡有
已此君子之自強以恒其身而不息也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
其德凡古人一言一行必考而志之曰古之君子日有課月有程

其御心役志優優乎有節也而學者亦因以稽其心身失得道理深淺之故而勿至迷瞶而不通翔佯而罔所歸此學者所以求君子之恒其身而勿自棄也嗚呼恒德之難也久矣吾郡唐一庵先生理學碩儒也其有年譜者何蓋從遊者記其敷歷生平而纂叙以傳諸世者也先生年少登朝以直言故一斥不復其心無所羈縻而一肆力于聖賢之學其學以踐履爲主以誠敬爲宗篤實純固造詣深粹今其年譜所載修之一室而博見乎天下銳於方壯而不懈於耄期磊磊焯焯具見本末令數百年後尋其緒言餘論想見其人如崇山大嶽之在于前而不可援躋誠可謂於聖人之

道實有得者也當是時朝政日秕士大夫之講學者中袁先生屹然振興其間以斯道爲己任是故聞先生之語則知其擇之精者先生之行則知其守之一觀先生之談兵慷慨則知其恢奇而汪洋誦先生之文章古奧則知其博大而研微當世雖不我用而假以歲月循循不怠窮理盡性而深造以至於如是非有合於易之恒象而然耶余同年學博王君開先有志乎道者也一日得先生年譜讀之慨然企思重付劂氏蓋奉先生之言行以自寤取其有恒者而充實勤勉以期於如是而止此王君之志也
康熙七年歲次戊申九月同郡後學吳光謹序

備倭撫寇確見經綸睦族敦倫徵諸踐履考其年譜見其生平讀其著述見其汲引眞四方之泰岱而百世之人宗也前蒙郡守萬督學屠築景行館師事於生前後荷按院蕭學憲滕改北書院特祠於身後祀事至今不墜祠宇漸次將頽昔賴陳祖臺之重光六十載扁題如昨茲藉憲宗師之振舉數百年堂構斯今道不虛行事如有待况當善政激揚之後正值人文蔚興之時如先生之堂圯者修而廢者舉則廟貌新而教化聿新維先生之宇美其奐而朱其輪將君子敬而小人亦敬三吳士習悠然升闕里之堂七邑民風油然而入紫陽之室究其所自功有攸歸極其所之名將不朽

焜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等情蒙批仰歸安學查報批行到學蒙此該本學署教諭事舉人王啟允查得先賢唐一庵先生立朝抗疏講學授徒展籌平汪直等數省之倭感義降江天祥億萬之寇學與朱考亭並駕功同王陽明齊驅三院具題建祠二處一在東郊之外年來蒸嘗則子孫主之雖廟貌未光猶能典守勿墜一在北關之內每歲春秋則當道祀之值兵燹之餘未免鞠爲茂草此八學諸生所以合詞公懇修葺也卑職遵奉憲批躬詣講堂拜瞻遺像肅然起敬第椽楹僅止五椽風雨不蔽儀門猶存三闕鳥雀其罹極目荒基不下三十餘畝魚池涸於左牌坊圯於前石碑湮

於後恍然想見當年崇祀先生之厚且至而修舉廢墜闡揚先烈
端在今日矣查先生文集則有木鐘臺一編年譜一帙曾於順治
十二年十月間蒙前任府憲張命重繡梓工未及半而斧賞維艱
迄無成功查先生苗裔則有孝廉一明經一子衿八要皆安貧力
學行將駿發家聲查八學原舉諸衿聞望素著才學兼優委以勸
募必多樂從總之興廢起衰光前啟後自出憲裁卑職未敢擅便
緣奉批查事理合就申覆爲此今備前由具申伏乞照驗施行須
至申者

康熙五年十二月 日

唐一庵先生年譜三輯凡例

一年譜輯於李臨川

樂烏程籍桐鄉人隆慶二年進士尙寶司卿

抄本也再輯於王開

先

表正甯海人舉人歸安縣教諭按開先名啟允次字敬避憲廟諱所輯年譜及唐集輯要名表正間復用啟允修

改未完故也

刊本也李輯抄藏魯魚滋甚王輯本李輯而過於簡略

茲以李輯爲本刪繁補漏訂訛存疑大致稍爲潤澤

一先生直諫名得於四疏明史列傳載論李福達首疏一四十六
日主事編入史傳立言不朽矣三疏賴李輯得存王輯不載僅
云見文集木鐘臺集無四疏當時蓋不敢訟言也豈王別見他
文集乎李輯附雜文數首擬刻入木鐘臺集卷尾

一災疏申文等時事攸關功在桑梓李輯魯魚滋甚至不可句讀銀兩米石數目稍一舛錯謬以千里轉貽後人口實故不敢登一同官會約社啟與本鐘臺集原本稍歧業已鋟成不復重改一木鐘臺集中有有地有人有事有論說諸條本可編入年譜李輯既遺今無歲月可考矣

一李輯無序王輯有二序一公牘仍錄入以存其舊茲輯同人公啟可得大凡不復綴言

咸豐四年歲次甲寅八月

日湖州府學教授許正綬謹識

明史本傳



唐樞字惟中歸安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言官以李福達獄交劾郭勛然不得獄辭要領樞上疏言李福達之獄陛下駁勘再三誠古帝王欽恤盛心而諸臣負陛下欺蔽者肆其讒諂諛者溷其說固位者緘其口畏威者變其辭訪緝者淆其真是以陛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於其衷矜而至於辟矣臣竊惟陛下之疑有六謂謀反罪重不宜輕加於所疑一也謂天下人貌有相似二也謂薛良言勿可聽三也謂李珏初牒明四也謂臣下立黨傾郭勛五也謂崞洛證佐皆讎人六也臣請一一辨之福達之出也

始而王良李鉞從之其意何爲繼而惠慶邵進祿等師之其傳何
事李鐵漢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數語其情何謀太
上元天垂文祕書其辭何指劫庫攻城張旗拜爵雖成於進祿等
其原何自鉞伏誅於前進祿敗露於後反狀甚明故陝西之人曰
可殺山西之人曰可殺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惟左右之人曰
不可則臣不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一也且福達之形最易辨識或
取驗於頭禿或證辨於鄉音如李二李俊李三是其族識之矣發
於戚廣之妻之口是其孫識之矣始認於杜文住是其姻識之矣
質證於韓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識之矣一言於高尚節王宗美是

鄜州主人識之矣再言於邵繼美宗自成是洛川主人識之矣三
言於石文舉等是山陝道路之人皆識之矣此不必疑二也薛良
怙惡誠非善人至所言張寅之卽福達卽李午實有可據不得以
人廢言況福達蹤跡誦密黠慧過人人咸墮其術中非良狡猾亦
不能發彼陰私從來發摘告訐之事原不必出之敦良厚樸之人
此不當疑三也李珏因見薛良非善人又見福達無龍虎形硃砂
字又見五臺縣張子真戶內實有張寅父子又見崞縣左廂都無
李伏答李午名遂苟且定案輕縱元克殊不知五臺自嘉靖元年
黃冊始收寅父子忽從何來納粟拜官其爲素封必非一日之積

前此何以隱漏崞縣在城坊既有李伏答乃於左廂都追察又以李午爲真名求其貫址何可得耶則軍籍之無考何足據也況福達既有妖術則龍虎形硃砂字安知非前此假之以惑衆後此去之以避罪亦不可盡謂薛良之誣矣此不當疑四也京師自四方來者不止一福達既改名張寅又衣冠形貌似之郭勛從而信之亦理之所有其爲妖賊餘黨亦意料所不能及在勛自有可居之過在陛下既宏議貴之恩諸臣縱有傾勛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不用疑五也鞫獄者曰誣必言所誣何因曰讎必言所讎何事若曰薛良讎也則一切證佐非讎也曰韓良相戚廣讎也則高尙

節屈孔石文學非讎也曰魏泰劉永振讎也則今布按府縣官非讎也曰山陝人讎也則京師道路之人非讎也此不用疑六也望陛下六疑盡釋明正福達之罪庶羣奸屏跡宗社幸甚疏入帝大怒卽斥爲民其後欽明大獄錄刪樞疏不載樞少學於湛若水深造實踐以自得爲宗四方從遊者衆監司爲掇一庵書院居之學者稱一庵先生又畱心經世略九邊及越蜀滇黔險阻阨塞無不親歷躡屩茹草至老不衰隆慶初復官以年老加秩致仕會高拱憾徐階謂階恤錄先朝建言諸臣乃章先帝之過請悉停之樞竟不錄

湖州府志

唐樞字惟中又字子鎮號一庵歸安人少即矢志求道嘉靖壬午
舉於鄉卒業南雍從湛甘泉遊爲高弟丙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
讞獄者三必求情罪允當以疏論李福達忤旨罷歸講學者書垂
四十載以討真心三字爲的語學者曰夫真心者即所謂道心也
曰討者學問思辨行之功即所謂精一也甘泉稱隨處體認天理
其旨該矣而學者或昧於反身尋討陽明稱致良知其幾約矣而
學者或失於直任靈明此討真心之言不得已而立誠明得真心
在我不二不雜即兩說渾然合一矣又以討真心工夫不必外求

只在當身故於辭受取予出處進退以及衣冠言動起居飲食之節靡不嚴切年踰五十喟然曰道無窮盡吾以一隅自限可乎遂出遊南北二千餘里躬歷險遠畱心經濟歸以紀行錄授門人錢鎮曰茲行當不徒然顧宇內事尙草草爾學慎毋自足也直指監司郡縣每式廬請益爲建一庵書院於郡城又築木鐘臺旁屋數十楹儲古今書籍會講寒暑不輟隆慶元年詔復職致仕萬曆乙亥年七十八病革召門人近臥榻惓惓以敦行爲囑無一語及家事

唐一庵先生年譜

門人李樂謹輯

後學王表正重輯

後學許正綬三輯

先生姓唐氏諱樞字子鎮

本傳作惟中

號一庵其先松江人元季諱藻

者徙居湖州府之東門爲歸安縣人高祖禮曾祖海明永樂丁酉舉人福州府知府福人立祠祀之祖應徵號靜安老人以貢生任浦城縣訓導父誥號南園以例貢任南京兵馬指揮贊烏程前溪坊監生馬詮家

宏治十年丁巳六月六日丑時先生生於前溪坊外家七歲以前不縷述

宏治十六年癸亥先生年七歲始入里塾初授讀百家姓問欲何爲師曰周知世人姓耳則唯而卒業讀酒詩問欲何爲師曰可給應對備觴令耳則否否曰書如此乎師奇之授讀四子書嗣後學與年進不縷述

正德三年戊辰十二歲南園公赴業成均屬先生攝外氏家政井然不紊

正德七年壬申十六歲外祖母潘氏患中風垂絕先生素爲潘鍾愛夜禱割股進餐而愈又每念祖靜安公居東里時趨定省

正德九年甲戌十八歲娶王氏有梁孟風

正德十年乙亥十九歲以詩經補歸安博士弟子員自後訪求師友涉獵古今尤志在根極理要不僅爲文字章句之學

正德十一年丙子二十歲始歸東里任浦城公膳養之事時巡按某公按湖諸生道旁跪迎先生獨否某公怒試以文命題其事上也敬呈文大奇之爲加禮焉考科舉取第十一名值減場本學止送九名正在截外友人爲語遺才告考之路辭之讀文獻通考終身得是書之用

正德十二年丁丑二十一歲稟素弱適遘疾惟伏枕默思聖賢立言之旨不徒依傍傳註講章融會貫通學之得力實自此始

正德十三年戊寅二十二歲提學考取第七名食餼嘗讀性理至律呂新書因旁考律呂圖解乃曰韓公邦奇作圖解時年止二十二予年如之可不勉乎遂銳志玩索恍悟元聲元氣之說郡守劉公天和詣府學命票五音請先生遠聽而正之指報某音某音一一不爽及聞磬聲以商作宮愕然再試又若此劉公查核果票者之誤乃大服

正德十四年己卯二十三歲平生喜九章算法聞有崇德學師精此法往訪之逾時精徹復招陸午峰陸平川沈東軒寓糲山務求聖賢要旨閱太極有太極枝辭閱西銘有題西銘初集

正德十五年庚辰二十四歲子繼芳極聰慧以痘殤先生悼之夜得夢作夢夢歌

正德十六年辛巳二十五歲歷年搆索古今經綸之迹下筆關治體僉憲李公試諸士賞其策擢三學首

嘉靖元年壬午二十六歲覃研皇極數學分積排算甚精陸午峰詢近功皆數學也曰儒者宜無所不究第試期近矣舍帖括不能致身而抒所負遂作文百餘首竟中式先是應試無行資適

年譜
三
與修正德實錄賜供給積數金以行揭曉日有八友同叙六人
聞捷皆去先生嗣報獨沈友桂齡不遇爲步送出關深慰而別
領薦後祖遺家產悉讓兩叔坊銀贈親友 是科題 天何言
哉一節 人道敏政一節 以爲無益而舍之者四句

嘉靖二年癸未二十七歲會試策以心學發問蓋疾當時講學者
自立標幟欲觀士子趨向寓去取意先生對策直從心學上發
揮不顧主司本旨下第歸

嘉靖三年甲申二十八歲時水災斗米百錢郡守馮公以先生熟
諳事且工文浼作奏災疏併各申文一一中宵縈湖民獲安災

疏申文不備錄

嘉靖四年乙酉二十九歲時湛甘泉先生官南都往從之受教月
餘聞隨事體認天理之說遂大領悟平昔瑣碎學問鎔成一片
矣逮入監作易與天地準章講義司成器重之又作太學同班
錄序講書等課分爲三班國學翕然從風講義錄序不備錄

嘉靖五年丙戌三十歲會試中第八名冠本房觀政禮部以力學
相砥礪作同官會約聞大禮謫戍豐熙等不允請召又以太監
鄧文加敕鎮守浙江連進二疏豐熙等事不報鄧文有旨追奪
前敕時論偉之 是科題 子貢曰詩云一節 凡爲天下國

家一節 五穀者一章

會約摘錄

嘉靖丙戌同年

某

某

暨予會於同官約曰凡我服事於春曹茲

十有七人匪在泮岡業匪展案罔政嬉康惟弛乃舉會會五日
是期時在申冀志伸也相觀以善相勸以德相聞以過相商以
疑相考以民風相策以官服露衷吐誠傷於直毋忌困於糾毋
恚屈於美毋妒履於愆毋蓋蒙於外議毋弛置簿一書名界格
程功不紀無過紀改過爲白圈不紀無善紀不服善爲黑圈日
省候察事竣以燕儻不於旅於潔情不於蕩於治儀不於繁於

真言不於奇於中四席席四人主人備簋四核四肴酒食如量
弗強其貧富弗埒弗論噫登斯會各率乃情實毋泛斯名若梗
弗友主人爲之浮白

請復大禮諫官及罷浙江太監鎮守二疏

禮部主客清吏司辦事進士唐樞謹奏爲崇聖學公喜怒以全
聖治事臣竊聞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不以一毫私意參於
其間故神人以和天下無議而成休美之治且天以生生之理
賦於人人得之而爲心之仁君人者體仁足以長人益然與物
同春此其體也不得已而遇昏愚狂惑不免加之罪愆要之聖

人之心欲與天下相安於善不得不假此以成吾仁初非自私而用智也故刑人於野與衆棄之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國人皆曰賢然後察而用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而去之此非徇人情而無獨斷也蓋聖人之情順萬事而無情故我所行人皆以爲可行然後爲公喜公怒少有出於私情已意之便安卽非天理之正矣臣見陛下於向者議禮不合諸臣或謫戍或降秩臣固知陛下之心純孝之心也重於此而彼或輕焉此亦爲天下之公怒而非一人之私也自諸臣言之言雖躁而其心可宥也事雖執而其忠可取也先儒曰盡己之謂忠盡己云者謂以誠

心爲之也夫五倫之間孰不當以誠心爲之而忠之名獨屬之人臣何也四倫皆主恩而惟君臣主敬名分凜然不免以奉承爲敬而中心之所見使非真有愛君之實心安肯冒斧鉞以深爭而力辨乎若諸臣者陛下當釋然冰消或召復舊職以漸擢用使天下皆知陛下前日之貶謫天下之公怒也非鉗其口使不敢言也今日之召還天下之公喜也嘉其心而勸其忠也則諸臣孰不願爲陛下用乎近聞人言皆謂郎中余才行人柯維熊輩奏陛下不允過疑陛下有畱怒之意此固陛下決無之事聖人之爲怒實出於不得已是以過去便消非庸心不畱而自無

怒之可留也陛下英明仁厚上追堯舜而宵爲此乎臣又見太監鄧文給敕之事科道連章奏劾利害得失之辨臣不敢復言但臣籍貫浙江頗知地方之事浙江於天下稱樂土以財賦多而機務少也故各處設巡撫都御史而浙江帶隸於南直隸此亦明驗陛下何必加敕鄧文而浙江始賴以治乎況臣聞鄧文去歲在杭州散歷日於富民而要其酬貲當其未接敕時尙有此此亦貪之漸也漸不可長由散歷而肆大貪由一鄧文而各省引利將恐不利於陛下多矣臣知陛下之心惟欲安民而爲此固非私情之喜也然細究之其喜實非天下之公陛下能於

此翻然召回敕命以向所待豐熙等者而待之然後爲天下之公怒矣而況豐熙等與鄧文之事不侔乎臣竊謂喜怒人之情也動乎欲則私出於理則公人惟以欲勝理則不見其所當喜當怒所以聖賢教人只要以敬存心靜而敬以涵養其本原當其動時隨事省察體認常使在我清明不爲己私物誘牽引而去則安人安百姓外此無餘蘊矣臣揣分末員計時新進輒敢狂妄罪當萬死但承芻蕘不棄之時故敢上瀆天聽臣不勝恐懼待罪之至謹具本奏聞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再疏

禮部主客清吏司辦事進士臣唐樞謹奏爲懇瀆天聽以公喜怒事臣伏念陛下貶謫豐熙等及給敕鄧文之事用舍未盡當故於本月初四日瀆獻愚衷伏蒙聖旨該衙門知道臣竊謂臣下冒威而獻議意將行其言也朝廷禮羅以用人意將與之共圖治也今臣下章奏動關此二事不曰已有旨了則曰該衙門知道夫已有旨了拒之之詞也該衙門知道外之之詞也事雖典於衙門而其機在陛下 一舉筆陛下曰卽與施行則衙門刻期而發陛下曰看了來說則衙門不三日而覆若曰知道是打發過去之詞耳故右都御史王啟巡按御史盧問之等奏經今

多日而不施行當於可止則止勿謂旨成而難易如其非也朝發而夕更焉昨發而今更焉不害其善補過陛下何得以已有旨拒人卽臣自分末員新進不敢與論事之列第以喜怒爲用舍之本故只論學於陛下意謂學崇而喜怒自公用舍自正不謂人輕言微事泛迹略不足以動陛下之聽臣竊再爲陛下陳之鄧文之惡毒若蛇蝎伊弟鄧四猛於狼虎負債數萬巧爲償計一到浙江收腳價開銀礦橫詐平民或先施禮以索酬謝或驀揜拳以詐財物若此者諸臣已經論列故前奏不復悉備然究其所爲是特欺陛下以撫民而實濟其償債之私也假公道

以遂深姦陛下誠不可不察又如貶謫諸臣不蒙卽起將謂罪惡盛歟則自古議禮如訟各依所見而陛下裁於其中亦不爲過將謂泣於闕庭歟則賈誼初見文帝時卽爲痛哭流涕忠臣獻愴其激烈之過不免如此而況剖心碎首尤有甚焉者乎將謂人不畏歟則斃於杖者尸朽矣尙不得優恤其家人誰不心寒股慄况盤庚遷都宜也而民不喻必諄諄數百言以開之以口舌代鈇鉞帝王何益於使人畏哉將謂是非不兩立歟則帝王取人論其大體顧其心術何如韓范富歐相爭如虎後世不以其爲矛盾也將謂快私忿歟則帝王以大公爲治臣竊爲陛下

下不取蓋凡人之情不當喜而喜非喜也快情也不當怒而怒非怒也尙氣也帝王一喜如天之春如麗日祥雲萬物融然毓於化矣帝王一怒如天之秋如迅雷烈風萬物肅然固其藏矣伏望陛下深察之勿惑於近習之訛言勿膠於夙昔之故見勿荒於無益之遊好勿拒乎言官之建白勿守乎故事之虛應公其喜怒以得用舍之正則聖學崇而聖治無不光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隕越戰慄之至謹具本奏聞

嘉靖六年丁亥三十一歲任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時有丐者艱於求乞假爲竊希入獄給官食廉得其情遂捐已財代餒卽時

發落此後計露其有效者強盜在牢數逾十五名卽置之死蓋
恐人衆易叛耳先生曰彼犯死律自有正刑奚爲此若恐爲叛
嚴其防守足矣遂已之適遇廷鞫大獄部議儀注茫然先生進
孝宗時廷審儀注以進大司寇喜凡鞫獄必借先生以故目擊
李福達一案忿忿不平遂於四月初一日進疏畱中不報十一
日再疏奉旨這事情已著多官會問待問了朝廷自有處置唐
樞這厮輕率狂妄輒敢出位奏擾本當拏問姑從寬著爲民該
部知道給事蔡經等御史鄭洛書等交章保畱不允而先生出
京矣自授職至去官四十六日實居司署二十五日

請正大獄疏

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臣唐樞謹奏爲正國法以光聖治事

疏

中全文詳載本傳

末云

臣待罪刑官激切妄言罪當萬死不勝

恐懼待命之至謹具本親賫奏聞

再疏

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臣唐樞謹奏爲懇瀆天聽正國法以光
聖治事臣因李福達之事宸斷未決本月某日已具本奏聞未
蒙聖允臣竊惟逆賊人皆惡之以其爲君上仇也今陛下所以
戀戀不忍棄皆因先入之言爲主惟恐無辜者含冤而死爾臣

不容自默願爲陛下再陳之夫陛下之六疑臣愚之六解前奏已悉茲不再具臣思陛下之疑有自而起天子深居大內不過寄耳目於左右武定侯郭勛因文臣之攻擊逞其私忿以求必勝不免於陛下左右之間託爲掩蓋之術壞朝廷之大體而寬亂賊之誅彼肯爲陛下惜乎孟軻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願陛下深察之旣而聞聖明垂念差人訪緝臣又思惟仁人不可誘以利惟忠臣不敢欺其君今所差者果仁人乎忠臣也福達財富謀深郭勛勢大氣忿一或夤緣遂成貝錦其言實不實臣固不敢必也陛下亦安可遽信之乎大學士楊一清職居輔導才

號通明於國家之大獄聖心之大疑固宜明辨詳切令不爲萬世笑可也顧依違兩可不曰事在不疑不必御門而曰天威至重不可輕褻況援引孝宗時張天祥之事臣又莫知其何如心也一清之心不知張寅是否福達有無謀反若以爲是福達則告君不當如是若以爲非福達何其在外與諸臣論同耶陛下試於早朝之畢百官咸集之時召一清而問之觀其何以爲對也法司天下之平執之而已矣陛下得以奪官而不得以奪法法司可以貶官而不可以貶法故君臣各得其道而天下平今陛下三駁而諸臣三變其詞夫三駁者將以奪法也三變詞者

欲以貶法也臣甚憂之科道官分司糾劾正宜力奏今無一人
出言者蓋緣前日給事中楊言之黜有以恐其心而緘其口爾
陛下自以爲無逆耳之聽而孰知其不利於行乎臣固知言出
身危但臣身不危則陛下之法危法危則天下事有不可勝言
者矣爲此激切忠其利害死生爲陛下極陳之伏望取臣前奏
一併細看即將李福達明正典刑諸臣之誤陛下者亦量加責
譴以樹國家之福以順天下之心是亦安危治亂一大機括也
伏乞聖明裁許臣言不避忌萬死萬死謹具本親齎奏聞

嘉靖七年戊子三十二歲先生立朝梗概具見前一二年中自是

獲罪南歸閉戶潛修爲先生講學之始討真心三字宗旨不知
揭自何年大約從此益邃密矣郡守萬公雲鵬延入安定書院
試八學諸生拔其尤送受業名流多出其門有書院策問策問
不備錄

嘉靖八年己丑三十三歲隱居鮑山門人二十餘輩從之歸安令
戚公賢攜榼造廬討論性命之旨漏下忘歸

嘉靖九年庚寅三十四歲郡守陳公讚銳於吏治訪求利病條陳

十事以上民多賴之

一開修荒田 一稅糧一則 一里甲
一停止民兵 一乞復折銀 一均派運糧 一經理

水患 一稽考里長 一修復水利 一公僉糧長 原文不備錄

嘉靖十年辛卯三十五歲友楊鏜子不肖欲鳩之謀於先生為惻
怛婉諭鏜悟始寢其子亦悛而成立渠母與子知之戴再生之
恩一日鏜持家機綾致謝述家人意平昔未嘗輕受一介此獨
笑而納之

嘉靖十一年壬辰三十六歲門人某銳志學問不憚於妻謀出之
先生究其故無大譽乃沮之曰汝志銳銳者每從意見上起念
汝宜默默體認無輕率以傷倫某受教後其妻相夫子甚善生
四子平生全人骨肉率類此是年遊嘉興集中有嘉禾問錄

嘉靖十二年癸巳三十七歲歸安令劉公塾禮延先生修縣誌從
其請從來我湖田地山蕩止籍黃冊所以難免飛詭隱漏之弊
乃贊劉公另造清理文冊稽查之弊無所匿他州縣仿行至今
稱善

嘉靖十三年甲午三十八歲提學林公雲同移檄本府禮延先生
設教安定書院令各學士子入院肄業是年南園公卒治喪自
衣衾棺槨外分毫不染俗尙坐卧苫次足不踰闕

提學移文摘錄
為學政事竊惟學術不明士風日薄功利熾而德業隳詞藻蔓

而本根喪世道之憂莫此爲甚當職奉命以來深愧寡庸徒懷
復古之念因循考校未遂作人之心竊見原任刑部主事唐一
庵先生志趣高邁行誼純明學本真心文宗往哲誠名邦之豪
傑羣英之領袖也查得本府原有安定書院一所可爲藏修之
地若延請於斯進生徒而啟迪之朝夕涵濡相觀而善其所裨
益豈淺鮮哉爲此

云云

嘉靖十四年乙未三十九歲給事中董第等御史王朝用等疏乞
宏德意辟逸才以共翊聖治羅欽順章極毛伯溫崔銑等與先
生共數十人奉旨著吏部斟酌開具各協公論來說

嘉靖十五年丙申四十歲遇恩詔復冠帶閒住時門人陳某卒無
子且貧倡義爲贍其妻終身是年巡按張景給事中高擢御史
李鳳等俱疏薦

嘉靖十六年丁酉四十一歲巡按周公汝員移建景行館迎先生
講明正學人才多出其門是年南京御史方克給事中張守約
禮部尙書霍韜俱疏薦
建立景行館緣由摘錄

巡按御史周爲作養事據生員陸穩等呈稱本府舊有安定書
院原係先達唐一庵先生講學處所堪以容衆會文呈乞修葺

年譜
等因據此看得從師講學乃諸生求進之方修葺書院亦有司
作養之事況主政唐學行素聞養高兼久鄉評既服相應准行
爲此云署府事嘉興府同知林看得前項已經照會經歷呈
詳去後續據書院生徒劉世卿等稟稱本處嵌居廛市逼鄰公
館似非藏修之所卑職與同生徒劉世卿陸穩等酌議別欲區
處間查得天聖寺坍塌廢無曾存住有樓房三間堂宇二間門道
一間地四十六畝田十七畝近只僧圓琛暫管欲將本寺移改
書院中堂改爲講堂大門扁曰景行館待工作就緒後酌處的
當舉行務求永久毋致別生異議以妨正學再照唐顏魯公宋

孝子曹清先年各有祠宇春秋祭祀後因改設公館將各神位
送入本府儒學名宦鄉賢祠內列祀其間未得專祠近蒙巡按
御史周按臨本府地方尋訪舊事爲之興懷隨蒙鈞諭欲將二
公卜地建祠重新廟貌庶以表揚忠孝激勵人心等因看得安
定胡公原有祠堂一所在府治西北隅子孫聚處歲時血食近
日所立安定書院爲生徒講誦而設今既議改建景行館安定
書院改爲顏魯公祠府治西南隅有僧刹一區名新庵改爲曹
孝子祠財不費而事可集擬合呈請云巡按御史周批看得
所議誠畱心於政教者鑿鑿可行相應依擬務在及時舉事毋

負本院委託之意又湖州府為作養事卷查先該本府署印同知林估計前項房屋所費因太多究竟率襲僧舍之舊修東葺西而已殊非崇儒重道之意今該本府推官趙督同烏程縣知縣吳聰親詣本寺徧行相度地勢周廣堪以立館然其規制自當有祠以棲先儒之神有講堂書屋以為會輔藏修之處繪式成圖議將本寺舊房盡行拆卸擇取不朽壞者助改造之用其合用工料量動支銀一百五十兩如有不足本府與歸烏二縣臨時處湊以濟所事為此

云計開景行館門二脚門
云道三間

西廊小屋 講堂 後堂 東西號房 東西廁房 後堂小
二十間 三間 三間 四十八間 三十六間 屋六間

祠堂門 三間 祠堂 三間 後堂寢 五間 巡按御史周批准如數支給修理
作速報繳

按府志顏魯公祠曹孝子祠在府學尊經閣左右明嘉靖八年知府萬雲鵬遷年譜載安定書院改為顏祠新庵改為曹祠事在嘉靖十六年文中係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如八年已遷今所不廢十六年尙有此議公牘年月分明府志恐有誤又天聖寺改景行館陸穩一庵書院記云御史周公汝員以圯寺葺為景行館聘先生主講其中明年公代去輒廢府志謂寺燬明萬曆二年知府栗祁重修是也第中間少景行館一舉耳

嘉靖十七年戊戌四十二歲巡按周公汝員疏薦董岷周崐與先生共五人吏部覆薦

嘉靖十八年己亥四十三歲講學時友施某招飲知其有兄不在坐詰之乃相仇愀然起曰吾不敢登無兄之堂矣豈有飲弟家而不識兄面者講學之謂何解諭再三要弟過訪以勸弟者勸兄各釋然具酌盡歡是年巡撫應天都御史歐陽鐸疏薦

嘉靖十九年庚子四十四歲巡按傅鳳翔巡鹽御史王獻楚各疏薦

嘉靖二十年辛丑四十五歲御史趙炳然疏薦章拯馬理鄒守益

羅洪先唐順之陸燦汪應軫等與先生二十餘人又給事中邢如默御史賈準等各疏薦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四十六歲子炳文卒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四十七歲時赴杭夜泊澉山溪遇盜執械上舟大聲問誰問爲何盜知是先生驚曰小人冒犯當萬死各擲器道是年先生以湖郡鄉老同志林泉會秋社於峴山至者蔣石庵吳我齋施南郵陳練塘韋南荅吳石岐凡六人嗣後迭爲賓主至二十六年丁未別駕楚東湯世賢爲築堂峴山名逸老社人增減不一實十七人蔣石庵瑤吳我齋廉施南郵佑王怡

山椿 劉南坦 麟 蔡夷軒 玘 李半谿 丙 朱雪峰 雲鳳 陳練塘 良謨

顧箬溪 應祥 孫郭南 濟 吳茗源 麟 張石川 寰 韋南茗 商臣 朱雙

橋 懷幹 吳石岐 龍 先生齒較減殿之而倡議實自先生大約在

勸德業規過失以賢聖相期有請同社啟是年吏部覆尚書周

用等薦疏

社啟

切念志士不以出處易學仁者不以人已異情達人不以遠近
弛事壯心不以老少改力豪傑不以雅俗一念況今際明時處
善郡當無恙之身厲歸田之操而盛忘年之風如我湖不可槩

見者乎故倡不可無和事不可獨成樞為是謀之練塘南茗二
君二君曰約時結社實有同心屬樞居府城道路之申先為當
事其會在春秋二社日當事給饌治具先期一日到會所既會
次日散會之所任主會者便今八月十六日奉候於峴山浮碧
亭風雨無輟公私俱置眾寡不拘後先繹來出入任意供具不
華一取觀摩之益一溫知舊之情一申鄉曲之款一寄登臨之
興是會也止折簡不邀止長揖不拜止燕服不冠止論說不譁
止陶情不醉止盟神不禱懇願俯臨共成雅集

按府志逸老社先生年五十二蓋據丁未湯別駕成逸老堂

計之然亦五十一其實峴山秋社始於癸卯先生年四十七
也是會起癸卯迄乙卯凡二十四會後又有逸老續社先生
時當在周甲內外者英望重雖講學或出遊亦間命駕重尋
也社約各條府志繫前崇雅社吳甘泉琬會下或先生與劉
顧諸公仍吳之舊云茲不備錄於夫來出入吾意其具不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四十八歲湖大饑民無聊生族不舉火者甚
衆爲第其緩急周濟之力不贍至市產以哺飢者既會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四十九歲湖又大疫有族兄染焉貧無倚親
爲迎醫奉藥卒治後具親族之遭禍者亦如之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五十歲遊天目山登其巔與一僧兀坐月餘
而下遂遊齊雲山以後皆有紀傳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五十一歲謂門弟子曰道無窮盡隨人所就
之小大視量容受之廣狹何如吾不可以一隅自限攜一僕渡
錢江歷四明天台雁蕩諸勝天台石梁履之如平地回轉甚捷
山中僧咸訝曰遊者衆矣無敢加趾焉非厚養之定夷險一致
者安能到此遇一野雲僧言貌不凡各通姓號先生曰老僧莫
要野裏去尋雲僧曰大人莫要事上去主事大笑而別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五十二歲攜兩僕南遊由江右福建湖廣抵

漢口而止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五十三歲復攜兩僕西北遊由南直隸河南山西至潼關而止數年各有紀述凡山川之形勝疆域之要害風俗之淳澆人才之顯晦錢糧甲兵之贏縮強弱歷覽詳攷其中聲臭往來學問商榷宇內奧美大半羅胸矣

按本傳謂粵蜀滇黔無不親歷年譜與遊錄不載蜀滇黔或別有據年譜謂止漢口止潼關亦非當以錢守中墓誌爲準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五十四歲巡按李天寵疏薦應天巡撫都御史張煊爲陳愚忠以備邊患事內薦吳松戚賢胡叔廉王崇古

與先生共五人云刑部主事唐樞多聞博達沉毅善謀雖已去官有年日惟畱心邊務舉而試之立見展布似此殊材尤難終老等語

嘉靖三十年辛亥五十五歲巡按王應鍾疏薦云刑部主事唐樞識見高遠謀略深沉身歷四方備知地理山川險易之勢胸藏萬卷洞見古今得失是非之原況當黑首之時久擅白眉之譽位苟列於邊方材必堪於禦侮等語巡鹽御史宿應參亦疏薦吏部覆舉不允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五十六歲安吉州有土寇江天祥哨衆數千

人報梅溪趙氏仇尋扼險將爲亂勢甚猖獗時僉憲胡公堯臣就謀先生議勦無兵先生曰處州有坑軍可調各縣有民兵可選歸安有鹽徒可募合此三者可以攻之第無知弄兵幸其未沸不如撫之而免一州民於難且急則潰而蔓又恐輕率不練之兵釀成荼毒胡公往白巡按趙公決意招撫而無人可爲奸黨信服者復懇先生先生慨然任之無一旅隨行葛巾野服深入寇巢天祥聞先生至驚伏道左跪而請命先生爲之開示禍福反覆動其良心指其生路天祥感泣賊衆相顧愧喜羅拜於地曰大人生平不負一人今日豈負吾輩此機一失懸首塗肝

悔無及矣卽解戈擣其穴自縛而出湖民百萬生靈不至血刃先生之力也嗣州民嚴椿等呈請建立生祠是年倭寇初發巡按林公應箕簡商先生爲條具十五事載海議

請立生祠呈詞

湖州府安吉州梅溪等鄉耆老糧里民人嚴椿等呈爲追思報德義建恩祠以垂不朽事切念山州民安物阜稅節糧時突出土豪江天祥不思自罹罪網遷恨市民趙相直証其非慮對官司擯法激釀烏合勢在不軌操戈演武騷動地方或協從或逋逃羣情洶洶震及鄰邑仰蒙

守道胡曹調遣處州官兵三千敦請

鄉宦一庵唐公同爲畫謀大興勦滅而一庵公垂念玉石俱焚無辜受慘於是挺身單騎深入寇巢探其蹤跡未形原其情罪可宥諭以魏魏王法赫赫憲綱粉身滅族之禍開網投生之路渠等一時昧良聞言驚悟素佩唐公信義不負肝膽照人卽解甲倒戈聽諭降服二巡爺亦好生體德予以自新不片紙而渠魁俛首服辜不寸刃而餘黨分頭解散免生靈之塗炭實道義之干城微公之德不能化天祥微公之謀無以救萬姓非惟一方受庇羣邑蒙恩矣今雖家戶誦公再造深恩誠恐事遠年湮致忘大惠何以顯揚後世椿等與本邑民人忻躍捐貲願爲公

立祠愬像香火千秋以表桐鄉之誼再請學校輿論配享鄉賢庶天理人心公道不昧實出衆情激切報德事理未敢擅便呈

乞批府行州俯賜

云

江後卒論死先生哀之有焚枕文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五十七歲倭寇熾發我湖震驚署郡事伍公

偉圖預籌防禦爲條列六事巡按趙公炳然亦以海事簡商條

列三十六事載海議時外家姪王圻等貧甚爲買屋附居俾得

朝夕相倚

復伍公防禦六事摘錄

一沿海險要把截處所

本府離遠海塘一路自海甯由崇德

至本府二百餘里一路自海鹽由嘉興至本府二百餘里一路自錢唐別子門由杭州至本府二百餘里

一腹裏險要把截處所 安吉州南萬山中有獨松關路要且隘易於扼守自州至餘杭縣一百二十里此其中也元取宋由此合用本州民兵防守孝豐縣南四十里章邱地方南通天目山於潛臨安縣界西通甯國徽州等處沿路有礦場合用本縣民兵防守本府東南一百里地名烏鎮係吳江崇德桐鄉歸安烏程五縣交界鄉民雜居鎮市旁午河路甚多鹽船出沒之所又爲府縣邊徼之地盜賊竊發被倭多次今添設捕盜通判一

員合行住劄督率兵捕防守本府東北一餘里至太湖浩蕩之區叵測難制近雖止有鹽船并沒小寇生發然鑒之往昔大夥盤踞勢不易當小港入腹裏者七十二澗南屬烏程西屬長興合用二縣民兵防守大錢係大溪入湖之處設有巡檢司額撥弓兵若干名力難周顧更以本府兵捕協防爲得長興縣西泗安鎮通廣德州重以金陵要害之地近廣德設有兵備衙門止宜本地防守不煩餘力長興西北箬嶺通溧陽其下合溪地方止用地方防守長興北竹木嶺通宜興其下水口地方止用地方防守德清縣南通杭州五林港要緊通舟之處合於有警之

時本縣設兵防守德清縣西大溪直通餘杭一帶其交界瓶窰去處合於有警之時本縣設兵防守
一水兵若干 某年奉某衙門明文設立今現有船兵若干
一陸兵若干 某年奉某衙門明文設立今現有民兵若干本府守禦所共官軍若干今現有上操官軍若干竊查湖州所軍丁雖多但充漕運之役者六百三十餘名充屯田者五百餘名充巡捕巡鹽守城守局守監者一百餘名上操人數不過一百四五十名又老弱不堪可用無幾虛糜廩食草之不可草用之不可用此海內通弊也

一查歲用軍需 本所官軍每年實支俸銀若干各州縣民兵實支工食銀若干各州縣民壯實派均徭銀若干各州縣弓兵實派均徭銀若干各州縣捕役實派均徭銀若干節奉某衙門明文各州縣共派水陸兵銀軍壯銀海洋銀共若干

一查大小船隻 某年奉某衙門明文設造某樣船若干隻今現存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五十八歲南京兵部尚書張公經奉命勦倭遣官踵門懇請謀畫為命駕至軍營條陳甚悉載海議張公疏薦巡按趙炳然舉境內人才中云刑部主事唐樞負忠貞之節

具經濟之才當年疏草望久重於朝紳今日清修教更宏於多
士拳拳許國而學不衰念念憂時而志益勵等語先生素熟天
文是年友越地毛生中嶽與之日夜推驗不爽其學自此益精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五十九歲倭寇燒掠各鄉鎮郡守徐公洛請
方略先生以孝豐令林公植素善弓馬堪將兵本所李千戶北
人能冒矢石可令二人督水兵進勦徐公有難色先生曰吾與
之行徐欣然遂令林李二君統水兵隨先生往倭終不敢抵城
李千戶烏鎮獲賊一夥皆被擄人混送邀功守道正發審先生
知其故卽折簡請釋後鞠之果然皆得活時德清令劉公克學

自倭寇擾新市後恐仍蹈故地簡懇防守之策爲貽書復之巡
按胡公宗憲疏薦是年一族兄迫於官逋以女鬻爲妾不令人
知臨晚女登輿有往告者卽遣族人共追得還代償所負育女
於家後擇配嫁之

復德清令書略

崇德至德清由大麻五林進四通橋而北二十餘里便是新市
鎮此東一路也今雖作埧若有地方人指引則由東邊遠十餘
里由北陸胡家鍾家而下中船亦可到新市宜於此處防守之
塘棲至德清由三分橋由呂節家而下可到荷葉浦曹邨漾大

船東可到新市申船西可到縣此申一路也若要阻絕須從上首三分橋作埧但屬仁和縣必須關白五林至德清今雖作埧亦不多路人衆可開況由左近小河盤轉可到縣中此西一路也請於此處設兵防守之又聞德清縣九都草蕩地方十四都排頭地方漁戶小船往來便捷人亦勇敢若招集駕禦可資得力此輩可以利動亦須以義激如欲用之勿吝重賞又在以恩

信相結

云云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六十歲倭寇直至淩湖頗猖獗大參汪公柏守禦之策一一詢之先生時居民晝夜登陴力乏議紳富各出

賞給勸更番休息首爲之倡守者稍蘇倭亦終不近城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六十一歲吏部尚書吳戶部尚書賈刑部尚書鄭工部尚書歐陽都御史王都給事中徐南京都給事申歸等各疏薦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六十二歲總督軍門胡公宗憲遣官禮懇先生條畫軍事先生一上論處王直奏情一上條議開市事宜載海議時族人多貧已歲給衣食更有一二輩鬻男者聞之愀然曰我尙未死何遂至此爲贖歸而育於家俟婚配成立還之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六十三歲妖人馬道邪術蠱衆遂成白包巾

之變先生痛民之惑佛而無辜而死也急請郡守李公敏德出示招撫戒往捕者毋得以首級邀功始終救解無算妖亦旋熄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六十四歲感外祖家馬氏撫育之恩其子無賴先業蕩然爲給其生後孫復流落構廬置產加約束焉戚黨申如此類甚多

嘉靖四十年辛酉六十五歲是年水災異常當事疏請蠲不允止存留錢糧次年帶徵其起運者酌議改折先生驚曰不惟民命不堪實亂階也遂與府縣妥商代作申文內開布政司有稍緩錢糧兩關收儲商稅運司鹽課銀兩暫時挪借抵補折兌次年

帶徵補還其現在戶工二部歲坐一應雜派工料等項暫免一年徵辦申文一出隨懇大僚奏行浙民少甦

申文不備錄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六十六歲先是四方來學者衆擇得東門外隙地大樹扶疏築臺其下題曰木鐘取攻堅叩鳴之義聯其堂曰鐘聲送曉開寰宇木氣宣時壯物華至是巡按張公科檄本府於城北建立一庵書院先生居木鐘臺朔望會講則詣院焉建立一庵書院緣由摘錄

巡按御史張照得鄉宦唐齒德俱尊朝野仰重倡道學皆作聖之格言論經濟備澤民之實用相應建立書院以爲會講之所

且以示本院崇重之意云湖州府知府張邦彥竊照云查

得府城東北隅有歸安縣飛英界廢寺一座原額報本勘得基

址爽塏廣闊秀麗幽靜合宜改云一拆廢寺以

併成功清塘門外竹林荒寺歲久無僧山門亦將傾圮親勘是實著令赴彼拆卸木石搬運隨材建作前堂缺少

另處一籌工料以備不敷竹林廢寺轉創前廳仍度報本舊殿改為後堂尚有門道石柱木牌

樓一座門房號房廚廁等房連廳四層屋共六十間牆共一百二十四丈工費頗繁查得某罰銀某助銀某產價銀撥夫銀買

米扣價銀地租銀共三本寺改建書院尚有空地一積地利以供需用

桑株魚池歲可得花利銀二十八兩為一設典守以專責成

生儒燈油茶果之費著附近居民收管各處公館祠宇或僉門子或撥甲首今既立書院況有三賢神位在內應照撥甲首一名專司灑掃看守再編門子一名以

給使 一給佃價以服人心本寺基址并地二十七畝零內二十三畝零僧人賣與附近居民鄭賢立等為業奉例承佃種桑造屋今已清出還官

查照原納佃價給各戶收領作搬移費官帖私契追塗 一請

扁額以壯清遠書院廳宇軒昂門道深邃週遭繚以牆垣據中立石柱木牌樓一座以壯觀瞻請乞額名

以憑 一集生儒以廣教益吳興素稱文獻書院既立主講儒願從遊者聽便一移祠宇以崇祭祀本府應祀唐顏文忠公宋蘇文忠公王忠文公祠在

峴山因恐倭寇犯境估據將祠拆毀神主移安僧房祠尚未復請將神主恭奉書院後堂以修祀事 一立碑記

以垂不朽書院既經鼎新規畫事宜理合開載當

吳興書院碑文撰立碑文嗣纂入吳興郡誌以垂永久

吳興故有安定書院初一庵先生應諸生請每寄轍焉尋改為

治所不獲去嘉靖十六年丁酉御史周公冷塘汝員按部吳中
試諸生致知論穩與事公喜語穩曰若見一庵先生乎穩對曰
未也公曰先生之學以討真心爲本而濟以經略其言鑿鑿可
行也盍往謁之於是進諸生在高第者數人令造先生之門又
以圮寺葺爲景行館聘先生主教其中誠曠舉也明年公代去
輒廢四方來遊者衆先生無以應乃於城東門外治木鐘臺私
室居之至四十一年壬戌御史達泉張公科訪故事慨前功未
竟特檄郡守雲屏張公邦彥別構隙址約費計程鳩工鼎建中
爲講堂後爲寢室傍爲號舍外衢有坊表曰吳興唐一庵書院

重門翠樹悉倣學制視昔崇廣有加御史每省儉此獨侈者誠
雅重先生之道不欲簡就已也後寢以三賢祠埒非御史指三
賢者魯國顏公東坡蘇公梅溪王公也祠故在峴山麓會倭寇
入犯吳中訛言將據祠爲亂有司輕毀神罔所依以故移祀於
此今年諸生以不便請郡守虹澗楊公棐烏程令李公椽歸安
令李公松徙故地書院始完美無缺微三公御史特典幾湮矣
是時穩謝政歸湖同門士王汝源黃榜王思宗陸秀陸稔來請
記穩鄙人罔測先生深蘊惡敢飾說以辱先生竊見當世士每
歎不遇一遇輒棄所學必快所欲後已惟先生始舉進士卽昌

言時事徑遭不偶歸而講道湖之東門湖之賢者大率出先生門下又見督府張公經胡公宗憲遭世多難延攬名士首禮先生之間凡往來兩公轅門者非無人惟先生與議機務雅中肯綮取效如券然而不費縣官供給不私故人請託絕然塵埃之外一無所動於中非一朝於茲矣士大夫安居無事不有所試不見其深試則輒敗其衷淺也卽斯者雖未足觀先生之深亦足以試先生之大天下士聞而慕之源源未已書院可少哉嗟乎未易言也御史行部一方總攝劇務坐不煖席卽旦夕取文具不他圖人誰云何乃今表章賢者孜孜若飢渴不少怠此非

挾高世之見曠然無累仕優則學者安能有所建立若斯乎蓋自穩爲諸生時迄今甫三十年僅見兩公有此舉爾卽通之四方有如此舉者能幾或曰兩公皆豫章人習聞陽明之學久故於先生深知之亟稱之此其機有冥合者非苟爲悅已也由此言之陽明之門有道如先生同志如兩公者又能有幾詎不難哉詎不難哉是皆不可不書書院成於張公并及周公者重厥始也嘉靖四十三年秋九月吉且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前奉敕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門人陸穩讓男太學生陸用章書

湖州府知府

張邦彥

同知

許彥忠

通判

朱

謨全

社推官

李

錫汝

歸安縣知縣

李松

烏程縣知縣

李橡

趙宦

同立

邑氏李

惠卿

鐫

按本鐘臺一庵書院建立先後陸北川碑文與錢守申墓誌

不同李王三年譜據錢誌大約築臺當在前陸碑為是錢誌

蓋總言之耳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六十七歲遭太夫人之變喪事悉尚敦朴往

時太夫人喜音先生時以樂為娛自此終身不作音樂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六十八歲杭州會天下士聚講眾論翕然有

經師人師之目木鐘臺初集十種刻成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六十九歲有姪勲彌被僉糧役實貧不能支

乞先生祈免先生曰令所僉乃秉公以行法者我輩正當奉公

守法烏可於行法之始撓之耶乃捐田五十畝令儲為費及後

諸姪各有所僉又恐田租所出不給復捐五十畝五家百畝均

分永作糧役之需親族中婚嫁失時者助之某年四十未娶語

之婚謝而辭曰婚矣其何以為養厚情不敢領也乃婚而周其

養後舉二子木鐘臺再集十種刻成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七十歲提學屠公義英少好學問慕先生名

久屬郡守張公邦彥躬迎先生會講於書院屠公親率嘉湖諸

生詣院聽講是年冬世宗晏駕遺詔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先生在召用之列是秋聚友金波園有金波園聚有咨言

張郡守躬迎簡稿摘錄

湖州府知府張邦彥等竊惟懿德是好固人心秉彝之良待教而興尤士類師資之益一庵唐老先生少起清朝已重諫垣之譽繼歸綠野益宏道閭之修文武全才聖賢茂德圓成斷際約精蘊於禮元啟鑰開關敷精言於彙集鄉評倚重士論咸孚始蒙察院張老大人特命建立書院以為會講之所制已一新今蒙提學屠老大人申命有司敦請以為宗盟之師義猶三復愧

某叨守茲土雖嘗竊淑乎儀型提調斯文尙未與聞乎緒論用敢督率三學教職及諸生輩齋帛躬迎懇祈俯屈舉比共開茅塞昔織簾崛起鄉賢猶泥偏安之習安定特興師教用分經事之齋詎聞致知一本真心近於陽明而有補定性須融物理遠於伯子而愈光傳後世法當時斯道咸資不朽成人材厚風俗有司亦與增榮是誠不虛察院建立之初心抑藉轉酬宗師重申之雅意也

云

隆慶元年丁卯七十一歲詔復原職候闕推補建書屋於鄉延師課族之子弟教以孝弟忠信之道應對進退之節以是彬彬

詔復原職本稿摘錄

隆慶元年正月吏部一本為開讀事文選司案呈云查得通

政司樊深等職雖不同效忠則一或爭論國是不避斧鉞之誅

或力効權奸致觸雷霆之怒剛方之氣百折不回才略之長一

時鮮儷棲遲歲久而衡困益深諳練日增而緩急可用矣荷蒙

先帝赦罪錄用之恩正值聖皇疇咨登庸之會俱復原職遇缺

填註云奉聖旨是

隆慶二年戊辰七十二歲纂修嘉靖實錄提學行文牌內纂脩事

一款令府縣儒學訪各鄉先生生平行誼履歷緣由詳載實錄

兩學各以先生實行轉聞以上

湖州府學實錄申文摘錄

唐樞云自言大獄歸里屏棄世芬古道自任其學大要以討

真心為宗旨敦尚踐履取與雖一介不苟所著書行於世茲不

備述以性理政教之大有關勸懲者錄數篇以徵其概云

歸安縣學實錄申文摘錄

唐樞云投職未及一載屢上封事卒以建言得罪回籍屏居

山墅布素粗蔬終年罕出出則徒步從容宛然寒士心神高朗

志行剛方學究天人識超凡近自陽明而後其踐履真實默契

年譜
宗旨若樞者不多得也士人敬慕咸稱曰一庵先生所著木鐘
臺集行世在前未奉欽賜特諭御製御禮等項無因備錄所有
奏稿二通謹錄進呈於左以備參考

隆慶三年己巳七十三歲素精堪輿家言有族姪未殯與地而助
之葬因詢親族之暴露者盡以地贈之木鐘臺雜集十種刻成
隆慶四年庚午七十四歲巡撫谷公中虛疏請加卿寺職銜致仕
谷巡撫疏摘錄

浙江巡撫都御史谷中虛一本議處候用官員事原任刑部主
事唐樞云但本官現年七十四歲似難久待欲將本官加陞

卿寺官致仕奉聖旨該部知道

谷巡撫進加爵本檄取履歷三學申詞摘錄

竊惟云

云吾鄉唐一庵先生其道德之隆行誼之實始末可紀

素推鄉評者請舉而陳之爲當道薦焉先生自幼云嘉靖戊

子太公祖萬石梁公禮延安定先生書院丙申代巡周冷塘公

命有司闢景行館以先生辭寢壬戌代巡張達泉公檄太公祖

張雲屏公建立一庵書院乙丑宗師屠屏石公親率嘉湖二郡

生儒拜謁聽講云先生居鄉恂恂不問賢愚貴賤一接以至

誠宗族鄉里貧乏者周之患難者恤之以一體萬物爲心以興

起斯文爲任每月朔望與諸生會講書院或居側木鐘臺之上
寒暑勿輟其供費出自農桑餘積也先生辭受取予一介不苟
出遊交際未嘗輕受一饋門牆接見未嘗輕納一贄公府禮遇
未嘗輕囑一詞其操守有如此者先生經略區處素所嫻習值
海寇之擾而軍務屢煩贊畫平江天祥之變而生靈不遭血刃
憫白蓮教之愚且衆而玉石免至俱焚其備豫有如此者然其
大者外雖不忘用世之仁內實不失守身之義甯卒於老母詭
於隨此又表表在人耳目者也至著作有關世教者門下士多
刻行於世平居詩文不與焉先生之學以一爲宗以討真心爲

旨見於禮元剩語真談等書性理之原造化之奧見於太極枝
辭三一測等書通方之才進修之誼見於冀越通景行館論等
書儒宗之辨道術之訂見於宋學商求國琛集等書析道之精
應物之智見於感學編酬物難等書發明良知之訓揭示因材
之教講求經史之蘊見於咨言語錄雜著等書凡此皆先生苦
心不得已而有言以待後之學者卓然皆可師法固天下之望
不止一鄉一國之望所謂國有老成人此其選也方今聖天子
登極首詔錄用舊臣先生與焉部司科道亦勤薦剡而顧屈抑
未伸豈非社稷生民所共惜也哉某等非敢爲佞出於輿論薦

賢之公不勝懇祈云

云

按前關景行館規制頗盛陸北川書院碑云明年御史代去
不輒廢此申詞云以先生辭寢竊意甫成不應卽廢當以辭寢
爲是或初議建館本未告成第修葺圯寺故可辭寢耳

隆慶五年辛未七十五歲患痰火從此有疾有勸節養者歎曰此
生有不了學問一息不容少懈何節養爲是年王孺人卒

隆慶六年壬申七十六歲太守栗公禎固請鄉飲不就同志友吳
思誠銳於學家貧不苟取飢餓不能出門戶爲贈田三十畝

萬曆元年癸酉七十七歲痰疾日甚經月卧牀太守栗公率僚佐

至木鐘臺懇修府志力辭不克因舉有學行者數人共成之會
疾篤不能竣事又念外祖母潘氏外庶祖母吳氏恩自揣不起
遂立二母亭作二母亭碑記以誌不朽置桑地數畝遺後人歲
祀之

萬曆二年甲戌七十八歲十二月二十九日丑時卒先是數月前
病棘不能起約門下士近榻前惓惓以敦行爲囑且曰此風不
可息蓋指會講也卒前一日以所作郡建疆域山川三條手授
守令稿而先生絕筆矣比卒終無一語及家事身後惟圖書四
壁而已是年巡按蕭提學滕有文檄

巡按蕭委張推官訪語摘錄

訪得主事唐敦樸不染於吳風澹泊雅同於茗水聚徒講學著書立言一郡之士咸宗四境之風攸則但年已衰邁抱病不出久絕意於功名且希聲於交際相應勤加優禮免列薦章云云

滕提學送扁文移摘錄

為優禮高賢事照得主事唐號一庵抱道守真蹈仁履義倡正學為後進之羽儀勵廉隅作一方之表率本道職司風化相應崇禮仰府官吏動支本道項下無礙官銀置扁額一面大書人倫儀表四字首行書某末行書某鼓樂具采委府學教官遵送

宅上懸掛以見本道優賢之意

云云

張推官專祀書院記

栗郡守修府志後擢山西憲副節推張公應雷署府事祀先生於書院作此記

先生性淳而行端淡泊自如世家吳興少年舉進士而所居僅蔽風雨服不飾躬言不綺口早慕象山之學常遊吾邑與東石卓峰疎山諸先生遊先生常語雷曰曩遊金谿時見其士朴而俗淳欲畱寓不果先生講學吳興以討真心為宵檠蓋與象山先生收放心互相發明吳興之士行先生之學於孤卿之列者武相接也而先生自視則怡然蓋先生淡若淵明和如明道粹比濂溪自得類康節高明同象山真砥柱三吳而與文清文成

後先媲美也先生修志時已有疾而力疾不輟若以郡公論自任者一時郡士大夫皆出先生之門凡先生臧否廢置皆信若龜卜先生手稿付守令之明日卒蓋絕筆也乃先生歿而御史蕭公欲就書院立祠祀先生提學滕公復行府附祀先生於鄉賢祠仍申明蕭公之意專祀先生於書院焉則書院先生固還之不可得矣先生誌志而雷誌先生時萬曆乙亥夏四月望

按湖州府志一庵書院門下載陸穩一庵書院記一首年月與此同陸碑在嘉靖四十三年壬戌九月張記在萬曆三年乙亥四月府志所載前半間錄陸碑後半間錄張記合之而

借名於陸不知何所據也年譜歲月與作者姓名歷歷可考

府志恐誤

府志陸記中云先生卒前三月以一庵書院歸之官蓋先生之飄然一寸不取也張記僅云則書院先生固還之不可得矣語有詳略然年月具在按譜自明也

唐一庵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唐氏諱樞字子鎮號一庵

世系不備錄

唐氏貴顯代不

乏人其族人猶父子相約守農圃之業拙言辭安儉陋凡世俗靡靡爭以規時射利皆不知也蓄積所從來深遠矣先生弱冠時博學好古知名郡中嘉靖壬午以詩經領鄉薦丙戌會試中第八名廷試賜二甲進士觀禮部政選授刑部陝西清吏司主

事甫數月以言事奪職歸田遂終其身不仕學士大夫咸共嗟
嘆懷抱深遠而不一試然退與門人弟子講道論藝修遺文述
往事以著述卓然自見於後世此不係時之遇不遇身之窮達
異也當在禮部時上疏論帝王宜公喜怒以觸忤抵罪畱宿於
心不忘非大公無我之道勸上召還議禮不合謫戍豐熙等諸
臣又論浙江織造太監鄧文夤緣更敕改鎮守清朝不宜有此
舉動爲新政累疏入豐熙等不報鄧文有旨追奪前敕時論偉
之初至部尙書顏公大加器重會李福達獄急先生時在提牢
特咨問乃退具疏上之福達者山西人正德間以妖術聚羣不

逞之徒欲誣誤百姓發覺撫按勒兵捕獲黨與皆伏誅福達竟
逸不得至嘉靖初更姓名張寅挾技投入武定侯郭勛家門下
用事蹈藉權勢恬不顧忌久之蹤跡敗露關送彼處官司訊實
獄具上大司寇論覆報允而臺諫惡勛恃肺腑橫甚聯疏論勛
黨叛欲并治勛勛恐甚因共中官謀造蜚語言文臣結黨排陷
勛戚語浸聞上震怒杖言官公卿大夫午門外雜問洶洶無改
言者竟脫福達罪先生疏論福達蹤跡始末甚詳上疑終不釋
竟奪職爲編氓歸矣歸後不入城市託棲城南鮑山厚屋數椽
不蔽風日處之晏如也先生始學時欲於百家無所不窺後從

甘泉湛先生遊聞隨事體認天理之說遂悟舊學非是曰天理
本具足於心亦卽是心之真體今之所謂心者皆緣於氣稟見
聞習俗以爲見而非其真也若不從此處研討分明雖從學於
學祇爲此心障蔽何益於學哉故從氣稟見聞習俗之間體認
天理使之流行於應感幾微之際則隨處皆此真心發現而學
無餘事矣故先生以討真心三字發明隨事體認天理之旨可
謂直截明白而簡切也中庸言擇善大學言致知聖賢皆從其
心之悟入而自得於己者立言以開來學要之無二理也先生
自居鮑山謝去外事士大夫以問學至者延款接對終日不倦

門人自遠方來集居處湫隘不能容併炊合席不厭龐雜值炎
暑往往從竹林松陰之下藉草列坐相與討論入參質問盡爲
剖析各饜其意而退門人寢有聞者是時陽明王先生在會稽
甘泉湛先生在廣涇野呂先生在關中先生在湖海內之士聞
風興起各隨其所聞卓然思自立於道我朝人才至世宗初年
與宋濂洛可謂並盛矣嘉靖丁未先生年五十一歲喟然嘆曰
道無窮盡隨人所就之大小視量容受之廣狹何如吾以一隅
自限不可八月觀濤於浙江遂渡而東歷四明入天台循赤城
探雁蕩徧訪禪宮釋子道隱求諸方內外海上十三參冀其或

一晤相證發亦吾道之幸也戊申入閩中周閱武黃山水歎曰
猶在人寰近境所睹已不可以常理測況海外遼闊獨奈何以
孤陋病廣大也乃西泝鄱陽入漢口泛洞庭過沅湘遂登南嶽
極南紀滔滔江漢之廣得縱目焉已酉從金陵渡江歷覽滁泗
間迤邐北至嵩高下穿轅轅度關塞停車洛陽自孟門折而東
包淮泗抵孟津震蕩激射峻函成臯東西門戶河山四塞古稱
天府先生注意深矣攬轡躊躇數日始去自是西登華嶽蓮花
峰望楚與秦東至淇上望魯北抵平陽蒲阪過堯舜故都訪其
遺俗所歷南北五千餘里上下數千年古帝王事業聖賢出處

與夫英雄豪傑所經略具在一時士不得志挾策結軫曠覽河
山之勝想見古昔盛時追論其得失亦足以紆籌策而拓心胸
也詎謂非勝遊哉歸以紀行錄授鎮曰吾茲行當不徒然顧宇
內事尙草草爾學慎毋自足語諸生毋蹉跎失時也自後先生
以山中不便來學謀更擇地未得先是提學副使退齋林公巡
按御史冷塘周公郡守石梁萬公前後各闢書院禮延先生講
學迨嘉靖壬戌巡按御史達泉張公檄郡爲先生特建一庵書
院在城西北隅夾天聖飛英二寺間境僻靜爲最勝又卜得城
外東隅隙地大樹扶疏築臺其下題曰木鐘臺構屋數十楹儲

古今書籍其中四方同志至者投館先生自處於臺爲恒至月朔望郡士大夫會講必於院以宏敞可容衆也臺高廣僅丈咫樹柯葉散布廕蓋一畝蕭然森爽如處長林邃谷與客坐談真境時有鳥鳴聲出於叢翳蒼萃之中令人發深省消除鄙陋胸次爲一灑然也當書院甫成適提學副使屏石屠公以校士至率諸生詣院與先生講盡日而鎮與許生孚遠是日皆在侍相與其究討眞之旨士環列前後聽講者數百人焉臺與院皆緣城之內外相去二里許學者各以其便分處之是時先生年已七旬外矣惟恐不能有所發明孤其自遺至與羣而居者終歲

惟此講學一事往來於胸中不厭倦雖祁寒暑雨未暫輟也先生前後所著書三十餘種門下士爲刻於木鐘臺總題曰木鐘臺集書中所論天地陰陽氣化流行發育與人物稟受靈蠢偏全各推本所以然蓋太虛轉動靜之機而進退轉移往復不窮以成造化功用三才之道無間於彼此故爲深探造化以著學問本原備於三一測與禮元剩語人生各全其天命之性因緣氣稟以開情欲之竇欲動而性蔽之性蔽而心之感應酬酢失其眞矣故以日用應感酬酢之際析其理欲之機使此心卓然不爲物欲所動而後所存所發渾然天命之眞人道惟在於盡

性學無外此者矣故性與氣稟物欲或自本而之末或由末而反本皆爲闡發詳盡使人知所從事而實用其力莫詳於景行館論太一枝辭及於君子修身以任國家天下之責聖人盡性而受天地民物之寄道存禮樂政教用有常變經權雖妙用在於從宜必備制可以盡物周公損益三代孔子斟酌百王此其漢也先生論治必推原於性情心術先治本也世有升降政由俗草王伯之道不同悉爲論著始末存治體也三代以前立其經權其變漢唐以下著其善申其弊察治宜也舉舊參乎世局更新酌乎物情修令存乎國體具於政問法綴周禮因論證道

